朱子語類

七十之一 易

屯至離

口仁13
775
24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賀孫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簡潮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賀孫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

13

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復錄

剛柔始交而難生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營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淵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硯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淵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此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其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錄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也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也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爲經綸其

義所以不同也時乘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習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
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
也彖云利建侯而本義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
何也曰此彖辭一句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
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貴下賤大
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
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
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倶又說
名元是有三元之象或人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云云
夢元康叔謂已曰元而名之可謂長矣云云
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
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
遽謂安寧也然此七卦頗有鉄
押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習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
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
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
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
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緜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
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
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
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邅向不進又問匪
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
曰某讀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
它說可援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

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分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已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二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奉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銖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　淵

問即鹿無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無厭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問郭璞何晝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銖

蒙

伊川說蒙童髮鬌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　淵

山下有險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

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其營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部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淵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耳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其當其可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

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其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其精一以叩之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銖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

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爲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九二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爲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純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淵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淵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淳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淵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率通云育德是艮止也端蒙

或有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飾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淵

法當如此淵

不利爲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淵

問擊蒙不利爲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其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

成爲冤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宜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學履

問利用禦寇上十卜順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比之如人皆從順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蕭

需

需主事乎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下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洞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爲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四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銖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淵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之大川○蘇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傑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淵

問敬慎不敢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銖

敬前面險處防有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殽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向衆得

並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淵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賢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淵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止是陰位不得言不當淵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個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之

吉盖取二九二中實坎爲有孚坎爲加憂之象中實爲有孚坎爲加憂爲惕九二居下卦之中二故曰有孚惕而見坎能懼而得中也

終凶盖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盖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此取義不一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覆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盖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畧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爲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盖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二柔進居三二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

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采所事九二不克訟大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斷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渝安貞吉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爲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

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錄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淵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爲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遯之六二其九三下爲九二乃爲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盡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時舉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端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端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

既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淵

問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聲也 賀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端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無言解者舉強曰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當以爲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户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祇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賀

三百户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怎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有得不

解得德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爲馬却說龍坤爲牛却說馬離爲龜却說牛下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見說已做了卻又却不曾見得淵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淵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淵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知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淵

師衆辭亦是說得齊整處銖

在師中吉无咎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淵

問湏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仔細解釋礪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訓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注更讀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歆解釋形字是割剥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爲割剥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其甚意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所看正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臧穆公之語須如其說其語方切確

問易文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天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爲定曰此只是解了一字耳莫要泥他時舉

開國承家爲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使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固問古之論功行封莫過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辭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

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 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二本義 記取○學履

比

李問此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爲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學履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强去比他豈不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耳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礪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自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淵

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心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楨之義淵

比吉也字義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廣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民不訢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海

終未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訓周遍底意思淵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
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
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時舉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不
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警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
之禮置旌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垣田獵者自門驅而入
禽獸自我而出者皆免帷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
比去者不追獲者警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
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
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洽

比 九五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然人之從
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顯
邑人不誡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淵
易第六爻在上爲首自下又爲尾兩用比之象曰比之
无首无所終也是也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之剛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
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亦是說陽緣陰畜他
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
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
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淵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學履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滋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爲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學履

彖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

以尚往也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時舉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此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淵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爲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曰易有不必泥文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

時舉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淵

小畜但能畜得九二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淵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淵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既兩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兩後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之象淵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隣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異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又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爲吉無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與說輿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銖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兩岺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礪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嘗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

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但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它也自和問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幹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月幾望小畜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履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若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礙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爲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爲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

危道也爲戒深矣錄○時舉下同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又辭云夬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耶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爲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時舉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理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合禮自是無安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畢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畢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素人尊君畢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道路也淵

武人爲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大君不見得有武人之象淵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一五亦爲虎尾之象

志剛也只是說進將去淵

六三履是做得成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九二履貞隔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學蒙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來可知旋是那圍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湯舉伊尹皐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來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㫁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一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撐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吝方做得學履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二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其不及而已

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之第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財成輔相者也二作此皆天地之所以不能爲而聖人能之也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來都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能恁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一般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得學履（一本錄作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

其カ

恭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當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幹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那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那曰易上如說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底如何做得

勿恤其孚只作尚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爾 義剛

不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食

食祈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當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淵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恁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 揣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各淵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交各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各却未至於凶礪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城隍邑

皆土地在坤又中自有此象淵

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爲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是安師凡坤有衆與王之象 稱

閔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治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養其善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始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慮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 銖

否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閒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爲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某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

元吉曉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育則否過中而泰漸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救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錄

拔茅貞吉亨九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十七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淵

包承小人貞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淵

包承正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學履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淵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着磕着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畢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學履錄作勃陽之意）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此小無狀處亦不敢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錄略）學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元亨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此一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兼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否做泰（蒲）

否然須常存得危心方有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心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否矣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乳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

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無此象只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礪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淵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淵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人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淵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就其同處以致其異此其所以爲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大好兩者時位相應意氣相合只知歡寀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

私故有各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瞻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其墉皆爲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顚望之意此說雖好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嵁嶇

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太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爲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淵錄云以中直也言其理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無悔也 珠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波所以無爭 餘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時舉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礪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淵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窃以爲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爲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

謙

問初九天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是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惡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古人於享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享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緼作享字便不是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之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

吉元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又遂無收結以此見聖人讀窮見又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過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過止其惡顯揚其善友之於身亦莫云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享于天子享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享于西山同曰公用享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見曰程說爲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爲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荊公韓魏公云時當大有更之嫌用此事說魏公也○銖

謙

謙便能亨又爲君子有終之象淵

虧盈益謙是然之理淵

變盈流謙捄卑雲言山移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爲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淵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此造化之柄淵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凶字淵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

謂此也初但有古而無文徃徃如今之
如今人因次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
古者之占徃徃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
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
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
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
使人易曉可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
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
可學易時舉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
物若謙能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
利可見矣賀孫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
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
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
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子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
謙則其德不可踰蕭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個
良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良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
問謙良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
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
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學履

鳴謙在六二又言良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

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謙而不自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謙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淵撝謙言發揚其謙蓋以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淵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為過矧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只便是此等有不通處時舉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有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文蔚

問謙上六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曰坤為眾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六國以下大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文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吳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是用兵

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　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入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入矣故利用侵伐也　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銖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故建國君非舉動而何淵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他亦不服淵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樂言之淵

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大者莫大於薦上帝配祖考

考也　僩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時舉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　柄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時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禁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時舉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豫悔言覩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　淵

問六二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　榦

由豫猶言尚頗淵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卻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卻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淵

動而說成隨異而止成蠱節

天下隨時處當從之肅說淵上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徧人曾如此看否子蒙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碻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淵

小子丈夫程說是淵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羽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

之意淵

蠱

血蟲爲蠱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那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趙德粹說下面

人只務巽上面入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淵○必大錄云上一頭底只管剛下一頭底只管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礪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柱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淵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爲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卦上九來

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止必爲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蠱而說隨皆言卦義某亦嘗如此說

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此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字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則无大咎言小有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只終无大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

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將自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諤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見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貞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

也蘇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云云不要折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兌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天下事必大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弊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折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樸拄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說端蒙

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見之曰且緩下手

莫去拆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爲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爲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身方能治蠱也 德明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爲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事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只是事之壞了者 祖道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此必須是大善以通而後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亦有以振起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銖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爲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爲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 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 淵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 淵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
能做底淳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學履

問至于八月有凶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卦皆云咸臨二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感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教臨亦相似雖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其惟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通也義只一般但取其咸韻耳不必強分析

問臨初九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

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見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砥

觀

觀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寧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淵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至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學蒙

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聲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 蕭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蓋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

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朱儒之誤若云薦蓋之後誠意懈怠則先主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蓋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登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爲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爲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專言君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君子无咎蓋爲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各以其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備而不遺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之觀已所行通塞以爲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爲進退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似好曰當以彖辭爲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爲主六三觀我生

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爲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於觀貴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四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爲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順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名卦係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爲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此說我字與本義不同當考○銖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箇入自然觀感處淵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學履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答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舉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淵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礪

朱子語類七十卷終

易七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順中有物只說利用獄文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順中之物潛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治錄云剛柔分語意與三日一夜分同）猶（治錄云剛柔分語意與三日一夜分同）均也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治錄云剛柔分語意與三日一夜分同）又問復卦剛反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字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時舉錄同）治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爲倒筮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勅法豐或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學履

噬膚滅鼻膚腹腴施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荊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

被噬膚滅鼻之說與本義不同○閒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繇

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銖

問噬嗑得金失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曰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數他無切要之事不致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 如荊石之類○學履

賁

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

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淵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礙

問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無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証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孝

山下有火賁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誰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五六日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止在內故不敢折獄

敢折獄　正在勿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
龕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
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
書要內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礼秋
官同意礪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
象如此　掌履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
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
敦本說曰其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曰
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九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
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

然終却吉去僞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
象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此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
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
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
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勤苦然儉約終得吉則有喜
故象云有喜也礪

問賁于丘園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
其道雖可否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
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
吝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倜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

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敢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當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學履作務農敢本之義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敢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入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覺曲說不出這个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

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學履

問九五是柔中君尊敢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禾則為淺從人則為伐從貝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曲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

上九兩爻却是貴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自貴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貴極之象也 餘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前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副白賁无咎据剪上文彖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淵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考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僩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曰自古小人殘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蔚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此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之處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淵

舊見二十家收說懷字公立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盧蓋戕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戕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不同曰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固是如此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

須當通看乃好錄

復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曾生絕盡於上這此二字便生於下了 卓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關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下面有此氣象上面剝一分下面復

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消

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繞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消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問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至方是結筭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十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賀孫

爲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

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十二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十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　寓

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

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夫乾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爲不然某以爲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無耶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以配天此周公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敢以爲也然不知道夫

問十月何以爲陽月先生因諸生之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攧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二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時舉

義剛曰十月爲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謂如六恐誤字陽成一段而一段又分爲二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旉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十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劉義

問坤爲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九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曰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　學履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一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二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一分之全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地上矣四陽五陽不陽則又曾曾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曉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蓋見此理陰陽消長亦然如包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賀孫錄見下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曉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曉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賀孫○植問是日見是漸生不頓虧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見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路過因而復發耳大雅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淵

問朋來無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則有朋來之道而無咎也又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一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個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字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端猶四體爾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爲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乃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

發過消盡爲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貫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冊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僩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爲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闇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

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
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銖
復見天地心動之端靜中動意方見生物心
天地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
見處方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爲坤卦而陽未嘗無
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
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
心不可有間斷也過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
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於秋萬物咸遂如收斂
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

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
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爲心則
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
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餘人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
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
到復而後始可見個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道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
生生爲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
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
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

始而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蓋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端蒙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爲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閉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

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錄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齋宣王興甲兵攻

士臣攙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殽觧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寓居甫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某問靜亦是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會動意始得曰王弼說此卦把靜作無曰渠是添一重說話下自是一陽如何說無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且在人身上一陽善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也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且看一陽對五陰是惡五而善一纔復則本性復明非天心而何可學○典上條同問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爲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爲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爱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淳

問程子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貴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 太極生兩儀子之初一氣天冬至子之中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

聲正稱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義可謂振古豪傑淳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某於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中大雪十二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冬至一月中大寒十二月初冬至十一月之半也入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丑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頂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發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爰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

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方子錄見下廣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吉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昧惕側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正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其不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週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頂元之問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廣

賀孫錄別出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林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惕惻隱而未成林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乎方離於亥而爲乎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賀孫）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往來只做一般說覺不務攙（淵）

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舉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旨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說著此猶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繫辭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來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下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

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蕃而已但此等語諸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謨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僩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見此是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右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處

國秀問舊見蔡元定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心以天地之心觀之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學履○饒錄作雖小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有道理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敬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

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爲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爲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仔細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面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若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時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一滾了豈不壞事賀孫

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靜而後能動之理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須是無私欲撓之則順發出來曰且如此看又問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端蒙

叔重問先生以至日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養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成体爾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又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雖掩關事齋戒皆齋戒處必掩自　冬至　君子　及此　防未然　此二句兼冬至夏至二至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之初一六繫于金一柅之氣也　絶陰氣易始

是也

○銖

問無咎悔咎字何訓曰書中咎字只有這咎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咎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咎也咎與只同個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文蔚

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允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說了礪

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没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出汗漏史記无妄作无望閒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自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必大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体大畜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淵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元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淵

征字說得不同淵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欠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雙

因論易傳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

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蠻夷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攻荊公元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裨荊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荊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褒貶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備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文蔚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
爻象如此占著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
底卦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
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
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柽梏亥此則吉如此則凶
柽梏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
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
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
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
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
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

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問不耕穫不菑畬伊川說爻詞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更
是曉不得之下說不耕而穫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
求穫都不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爻辭分明說道
不耕穫了旬是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又曰看來
无妄合是無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
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意
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此二字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
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
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眚災肆赦春
秋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又曰此不可

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間自有一時築着磕着如今人問柽茨柽茨上豈曾有道理自是有許多吉凶砺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穫只是成熟他物事淵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拳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又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者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錄

不耕穫不菑畬如易傳所解則當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方可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義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凡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

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與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垂裳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廣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貪賤窮困死凶却無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二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之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一凶也必大録此下云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之五爻以為大吉二不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所占雖得吉爻然所為却不黃裳即是大內○蓍問不耕二不菑畬未富之義曰此有不可曉然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未富只是聖人說占得此爻雖是未富但利有攸往耳雖是占爻然義理亦包在其中易傳中說

未富之義辭蓍

大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淵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淵

九二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與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過了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六所以然之故却於

孔子豪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一家食吉利涉大川二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人有所主又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祖今未暇整頓

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錄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二字何字亦不可知礙

順

順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順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

又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淵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淵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以養生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商則爲非凡見於脩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孝履

頤卦最難看錄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爲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

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處耳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食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

又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雖與上爲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己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銖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

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籍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學履○義剛錄云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己所以養人也

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倚地艱甲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㑹

大過

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伊川

過而中與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大抵彖傳解得卦辭且是分明�monospace學履○同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㑹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汶問范伯達文他亦不曉後來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欒書中行偃弒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

澤滅木 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爲大過又曰木雖爲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礪

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

底如獨立不懼遯世

无悶是也淵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

在淵

問大過棟撓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死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玉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

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
砺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
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
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汝相與也九四雖吉而
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
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
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銖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以
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婁孫

坎

水流不盈絕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

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淵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淵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砺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
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
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貳句本義
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
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
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
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
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
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

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銖

樽酒簋貳一句自是說文如此舸

問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湖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湖

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礪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學履

離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淵

離字不合單用淵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趙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

然礪

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交爲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

繼世重明之義不同同

六一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
六一二分數多此卦唯這文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
得且說未詳淵○本義無未詳字今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有三箇日不可也故曰明
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流至
非以明兩爲句也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學履
明兩作猶言水流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
箇日頭淵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
作蓋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僩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
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
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一二文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
吉至六一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
正字耳又問日炅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
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涯猶晝之必夜故君子
當觀日炅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
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曰九四以剛
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爲火故有焚如
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
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火通但文勢恐不如此舉
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
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學履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掇上下爻焚如是不戢

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淵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礪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淵

問郭冲晦以爲離六二五八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是否曰離六二五八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爲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爲說金錄云恐不是如此說去僞○於上下交不相通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忌如此

有嘉折首是句淵

朱子語類卷七十一終